

『暧昧的邻居』

余杰〇著

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从南到北、从

东到西，先后访问了日本十多个大中小城市，

先后采访了国会议员、政府官员、工会

领袖、二战老兵、民间和平友好人

士、作家、大学教授、法官、律师、记

者以及普通民众等近百人。每一天都

有新的体验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。如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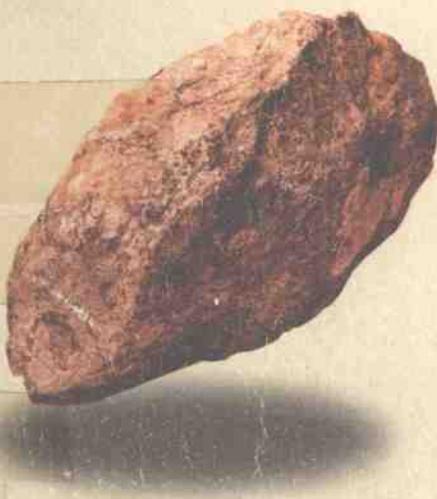
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，即使是在日

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

到。经过这次访问，我才知道自己是

多么地不了解日本，我更想知道了解日本并非

而是“关怀中”的重要环节。



I267.4
299

余杰〇著

『曖昧的邻居』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暧昧”的邻居 / 余杰著. —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
2004.10

ISBN 7-80206-011-7

I. 暧… II. 余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1775 号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珠市口东大街 5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62

电话：6707825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梨园彩印厂印刷

640×960mm 1/16 印张：17 字数：180 千字

2004 年 10 月 第一版 2004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206-011-7/I

定价：22.00 元

目 录

引子

- 一个“暧昧”的邻居 1

九月二十四日

- 《日本管窥》与《日本人》·翻译老田·日本的“小” 15

九月二十五日

- 幸福的母亲·无人照看的“红富士”·花岗惨案旧址 31

九月二十六日

- “拆碑会”与“护碑会”·护国神社·尹奉吉 47

九月二十七日

- 三根山·观音与战犯·丹羽庄 63

九月二十八日

- 东史郎·大江山·双语文学杂志《蓝》 79

九月二十九日

- 松冈环·两个老兵的回忆·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95

九月三十日

- 一个人的图书馆·天皇诏书·《无言的幽谷》 117

十月一日

- 地铁中的王选·天皇的宫殿·对日索赔之难 131

十月二日	
靖国神社·万爱花的下跪·日本人的募捐	143
十月三日	
日本的外交目标·社民党的衰落·班忠义	157
十月四日	
生鱼片·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“恶魔之岛”·	
广岛的红灯区	177
十月五日	
广岛原爆资料馆·千只鹤·吴港	193
十月六日	
本岛市长·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·侦探故事	211
十月七日	
两个原爆资料馆·出岛的荷兰商馆·长崎的秋祭	221
十月八日	
春帆楼·“李鸿章道”·长州炮	239
十月九日	
光武金印·古地图·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	253



引子

一个“暧昧”的邻居

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，日本依然是一道“迈不过去的门槛”。虽然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几乎家家都有三五件日本生产的电器产品，但在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战时仇恨与愤怒，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——日本仍然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隐隐作痛的伤痕。

“理解日本”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大难题：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？似乎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普通的中国人对日本比对欧美还要陌生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，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我在暧昧的日本》的演讲，这是对昔日川端康成在同一个地方所说的“美丽的日本”的反动。这位戴着宽边黑色镜框的眼镜、头发灰白的作家，横眉与俯首的气质都像是生活在鲁迅的时代。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，大江精辟地指出：“我觉得，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，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（ambiguity）的两极之间。而我，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，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。”也许，没有一个词语比“暧昧”更适宜于概括日本的了。这种“暧昧”大大增加了外国人（尤其是中国人）理解日本的难度。

当年的中日之战并非偶然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直到今天，



日本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

战争的内在动力并未得到完全的根除。在许多作品中，大江健三郎坦诚地回顾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“精神残缺”，并深刻地反思了近代以来日本走向战争和侵略的根本原因。这位深切关注心灵和人格健全问题的人文主义者，同时也是本民族痼疾的勇敢揭示者。有日本人辱骂大江是一个“卖国贼”，其实没有人比他更爱日本了，只不过他以一种严厉批判的方式来展示这种爱，正所谓“责之切，爱之深”也——大江健三郎所尊崇的鲁迅，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的祖国。他们不怕因此而遭到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。

在中国和日本，都有些狂热而盲目的“爱国者”，这对两国来说都是祸而非福。大江健三郎偏偏逆流而上，他认为日本的孤立是自己造成的：“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，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。日本的现代化，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。然而，日本却位于亚洲，日本人也在坚定、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。暧昧的进程，使得日本人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。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，或者至少可以说，理解被滞后了，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。在亚洲，不仅在政治方面，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，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。”这种“孤立”并不“光荣”。明治以来，日本政治家即号称要“脱亚入欧”，然而迄今为止日本既无法“脱亚”也无法“入欧”。迈克尔·杰克逊可以把自己的皮肤洗白，但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够将自己由黄种人漂白成白种人，日本列岛也不可能由日本海漂流到美洲或欧洲。既然作为亚洲人和亚洲国家的命运无法改变，日本就必须学会如何与亚洲各邻国和平相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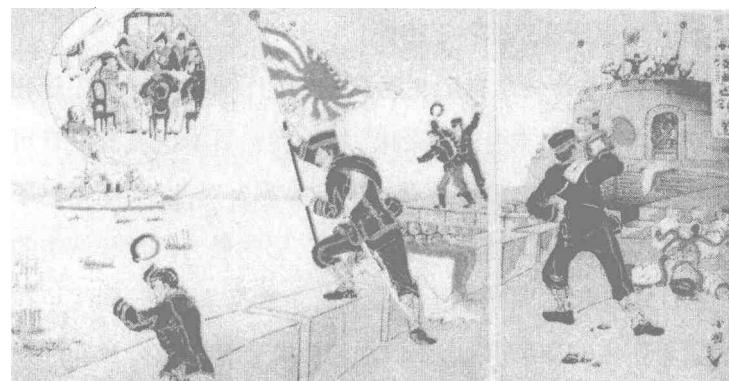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作为一名有历史感和良知的日本作家，大江健三郎如何应对日本本身的“暧昧”特性呢？日本民族有没有可能在忏悔和道歉之后获得精神的新生呢？对此，大江指出了作家的责任：“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，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‘战后文学者’，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、同时也在渴望着新生的作家群，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之间的深深沟壑。而在亚洲地区，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，并以此为基础，从内心



深处祈求和解。我自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，直至今日。”他无怨无悔地成了一名日本知识分子中的“少数派”——真理往往被这样的少数派掌握。这究竟是真理的幸运呢，还是真理的不幸？

同样的道理，作为一名有历史感和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又应当如何应对中日之间的历史的鸿沟和现实的冲突呢？在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之间，如何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呢？在我看来，第一步是了解。

近代以来，中日两国的历史在应对西方冲击的时候都呈现出了“山重水复”与“柳暗花明”的复杂面貌。日本率先实现近代化，转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。出于侵略中国的目的，日本政府及民间对中国展开了极其详尽的研究。上世纪 20 年代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《日本论》中写道：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？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地理、历史，各



甲午海战中的日本海军

种方面，分门别类的，有几千种。每一个月杂志上，所载讲‘中国问题’的文章有几百篇。参谋部、陆军省、海军军令部、海军省、农商务省、外务省、各团体、各公司，派来中国长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，每年有几千个。单是近年的丛书，每册在五百页之上、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，总有好几种，一千页以上的大著，也有百余卷。‘中国’这个题目，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，解剖了千百次，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千百次。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当中国被日本逼上战场的时候，中国却连几个像样的“日本通”都找不到。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，有信心说自己“真正了解日本”的人寥寥无几，黄遵宪、梁启超、郁达夫、王芸生、蒋百里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而蒋百里更是一位被后人遗忘的先知。

蒋百里是民国时期优秀的军事理论家。名方震，字百里，浙江海宁人。1901年（清光绪27年）赴日本，先后入成城学校、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学成归国后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，旋赴德国实习军事。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。1914年后曾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、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等职。1925年任直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。1933年再次赴日考察，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，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。蒋百里是最早意识到全面抗战必然爆发的中国将领之一。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，次年春赴欧美考察，倡议发展空军，建设现代国防。1937年发表代表作《国防论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发表《抗战的基本观念》，断定日本必败、中国必胜。1938年8月任代理陆军大学校校长，不久病逝，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。一生著述宏富，其军事



著作大部收入《蒋百里先生全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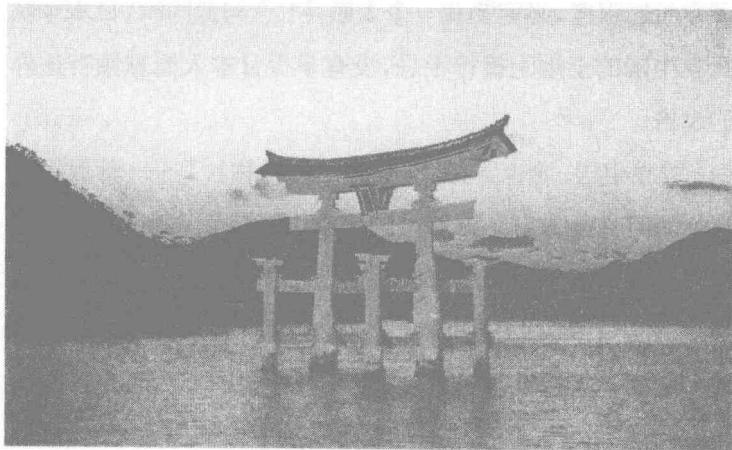
在蒋氏丰富的著作中，有一本名为《日本人——一个外国人的研究》的小书。这本仅有几万字的小册子，高屋建瓴地对日本的历史、现实与民族性格作了描述和分析，对中日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进行了独到的预测和研究。在这本奇特的小书中，“以空间换取时间”的抗战思路已经呼之欲出。

关于写作这本小书的缘起，蒋百里在结尾处讲述了一个似乎是寓言的故事：

在去年 11 月 11 日那天下午，我在柏林近郊“绿林”中散步，心里胡思乱想，又是旧习惯不适应新环境——看手表不过 5 点，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——结果迷失了道路，走了两点多钟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不免有点心慌。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，只好向着那灯光找人家问路，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，又沿湖绕了一大圈，才到目的地。

黑夜敲门（实在不过 8 点钟）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，他的须发如银之白，他的两颊如墨之红，简直像仙人一般。他告诉我怎样走，哪样转弯，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。忽然心机一转，问他有电话没有。他说，“有”。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。他说那么请进客厅坐一坐，等车。

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、日本的陈设，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。哪知那位红颜白发的仙人，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；凡我所知道的，他没有不知道；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。比如说“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”等类，他还有《日本古事记研究》一稿，我看了竟茫无头绪。我



日本重要文化遗产：大鸟居

十分佩服他，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。

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，片断的摘出来而稍加整理的。现在不敢自私，把它公表，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出来。

我临走的时候，他送我行，而且郑重的警告我：

“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就是不要同他讲和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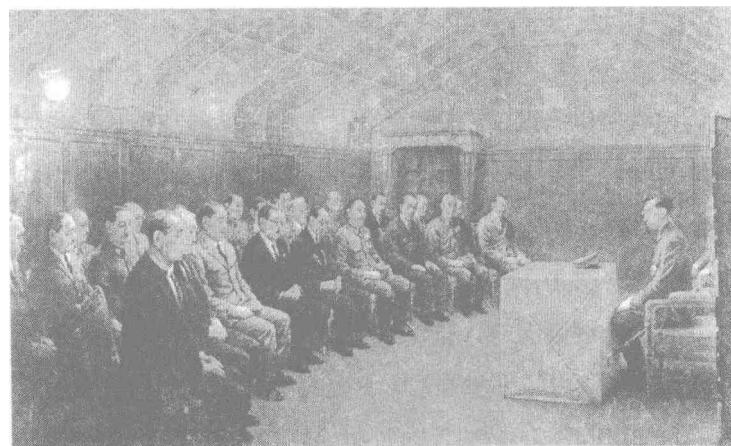
据蒋百里自己说，这位德国老人曾经是德军驻青岛海军基地的舰长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日军趁火打劫攻击青岛，他当了日本人的俘虏，被囚禁3年之久。从此，他潜心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实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日本学家”。

至于这位德国老人是真有其人，还是蒋百里虚构出来的“假语村言”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蒋百里在这本书中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：“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，身长是加增了，体重是仍旧，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！向外发展超越



了自然的限度，必定要栽一个大筋斗！”与此同时，日本军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，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倾听这样的忠告。

“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就是不要同他讲和！”——蒋百里的这一对日作战方针，最终被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所采纳。八年之全面抗战即以此指导原则来展开。曾经在缅甸战场作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》中评论说：“1937年，中国被逼作战，无全盘作战计划，无财政准备，无友邦支援。当日的决策，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14字秘诀：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只是不要和他讲和！”他的想法则是中国地广人多，被侵略而自卫必得道多助。几十年之后使我们惊讶的是：他这方针早已一字一句在战前写出公布，其中尚有一句：“除非日本真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，要拖上3个月10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。”嘱咐日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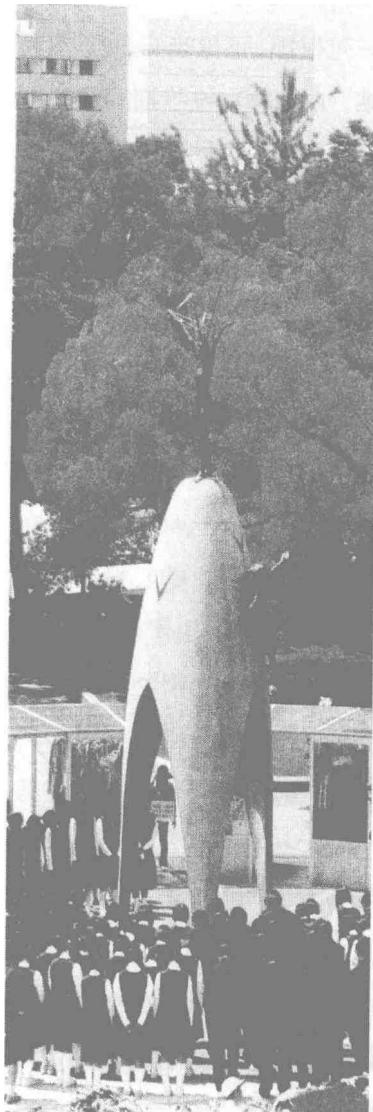


天皇裕仁向群臣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的决定

注意。八年抗战期间，他的情绪确有不定的时期，但是他的决心曾未放弃，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，可见当日他顶当危局任劳任怨比一死报国还要困难。白修德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，可是他也在 1943 年写出：“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 6 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殊之处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抗战乃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血的考验。生存，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光阴似箭，抗战胜利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时间。然而，那段历史依旧是一笔未被全面开掘的宝藏。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的意义，不在于考证死去的史料，而在于让历史说话、“让历史告诉未来”。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？在日本实地观察的同时，也不能忽略前人已有的心得。中日之间能否永远告别战争，取决于日本，同样取决于中国，正如黄仁宇所论：“在此千言万语，我只着重以 30 年代及 1940 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，度过危机。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录，不可能再失去自信。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，而是纪律与组织。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。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，招怨树敌。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。”这位曾经亲身参与那场发生在缅甸的血战的历史学家，在赫逊河畔拉开了历史的视界，给那场战争以一个中肯的注脚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了解日本”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职责所在。长期以来，我对日本文化、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和中日关系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，我也曾经写过许多文章讨论这些问题。虽然我有不少的日本朋友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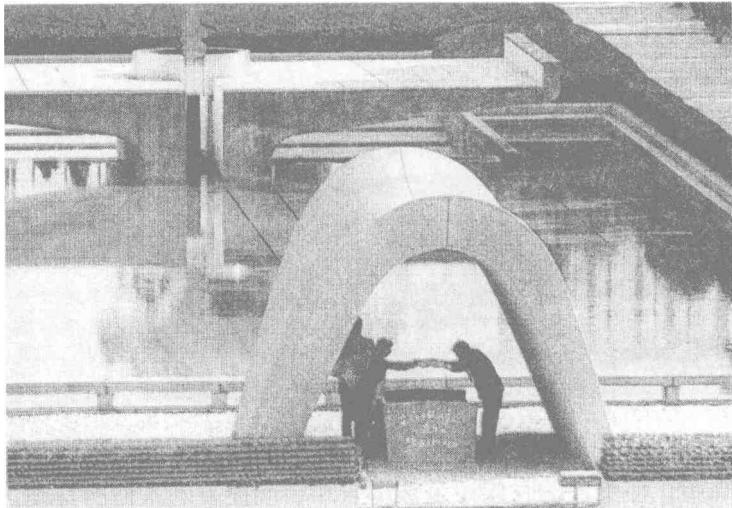
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和平纪念碑

但我对日本并没有切身的、感性的体认。终于，一次直面日本的机会来临了：2003年9月，应日本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先生之邀，我随同大型电视记录片《铁与犁——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》摄制组访问了日本。

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们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先后访问了日本十多个大中小城市，先后采访了国会议员、政府官员、工会领袖、二战老兵、民间和平友好人士、作家、大学教授、法官、律师、记者以及普通民众等近百人。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。如此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，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到。经过这



『暧昧』的邻居



广岛和平公园正在举行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的祭祀活动

次访问,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不了解日本,我更知道了解日本并非易事。在我看来,“了解日本”乃是“关怀中国”的重要环节。

在日本访问期间,无论是行走在人潮汹涌的东京银座大街上,还是漫步在宁静的海滩上;无论是日本的青年精英畅谈国际关系,还是倾听当年的侵华老兵讲述战争经历;无论是向餐馆老板学习寿司的做法,还是观察商店里挑选精美饰品的少女,我都愿意以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去观察日本的民情民意。我同意黄仁宇先生所说的“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”,因为仇恨不仅伤害对方,也伤害自己。中日关系,其实可以迈向一个比仇恨、猜疑、冷淡更高的境界;中日民众之间,未尝不能相爱。

在这段旅途中,无须掩饰,我曾经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



日本的古建筑多模仿中国，却更为精美

经历，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被那些和谐而良善的人性所打动。大部分日本人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，都是善良的、有爱的能力的好人。我看到了搀扶中国慰安妇走进法庭的日本友人，她们说：“这是日本人应该做的事情”；我还遇到了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学者，他告诉我：“文学有让人相爱的力量”；我结识了到过中国的地方比我还要多的日本学者，他探访了数百位中国的战争受害者；我也采访到了多年来为和平呼吁的议员，她说：“日本的年轻一代应当学会如何与邻居相处。”日本是一枚水晶，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形状。

于是，有了这本小书。我以日记的方式展开记叙，许多内容都是回溯性的，是我回到中国之后根据笔记、谈话记录、书信以及参考资料重新整理出来的。我不断地修改和增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鲜活的记忆像流水一样涌出，就像乘坐新干线的时候，绚烂的风景像闪电一样从车窗外飞过。这些感触是真实的，是富于个人性质的，包括它的片面和错误。我忠实地写下自己的沉思、惊讶、愤怒、感动与误会，以及我在变化中